

魏書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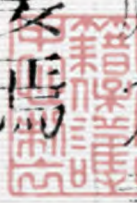
三國志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

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慙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邱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

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邱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眾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

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
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
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
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
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
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尙書令光祿
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 英雄記曰虞爲博平
令治正推平高尙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
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
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

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
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
者無以克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
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邱力居等
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
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畱瓚將
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
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卽拜太尉
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
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
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
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于姦臣天下無
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
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尙書事承制封拜虞
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
詣虞使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

孝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
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西面援迎幼
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 吳書曰馥以
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
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
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
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
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
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
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

天子又見兩日出于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畱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

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畱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軍屯磬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

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
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
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
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旣入雒而主
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
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勃海太守
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
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旣興兵
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
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

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

璽每下文書阜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鄉

邠口浪反

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
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
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
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
効又降伏張楊而以小忿枉害于勳信用纔慝殺
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
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
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

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
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
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
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
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
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
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
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
無禮臣雖闕其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
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一本作部兵討紹等

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
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縣
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
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
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
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
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
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

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
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
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
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
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
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
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
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
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
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略曰瓚曝虞于市而

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
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
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
然後同死

瓚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

使一本作使困

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

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
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
緯臺販繪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

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

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畧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

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軌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

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陳懼于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

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
不嚴彊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
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裴諶福豐有禮之
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
以焚藝勃海孤又不獲宜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
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
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
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
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
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于舊

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
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
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
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
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
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
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濊貊
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
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
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

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散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

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艸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于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蹴無所聊賴汝當碎首于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

起烽火于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袁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

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

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
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
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
於許

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
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度遼將軍封亭
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于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
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
而今克之此旣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
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
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于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度遼將
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于縣
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
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
異而呼之任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
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
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
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
謙恥爲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

私遣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
爲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
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
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
去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
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
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
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

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
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徒謙于邊或說
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于公一朝以醉飲過
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
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
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
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
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
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
時溫于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

溫曰恭祖癡病尙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
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問
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
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
陵太守瑯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
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
孝就處士東莞蔡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愿
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

須臾卽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廻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郟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邱牆懼于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

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它方攜白首于山
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
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
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
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
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畱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
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
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
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
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

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啟處雖
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
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
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
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
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
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
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
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効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
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

無日敢寗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 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尙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瑯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寗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啟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會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

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牟溲于瓊爲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畱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于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

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卽拜爲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于犬城斬固盡收其眾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官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

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尙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于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

仕至司徒 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

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
阼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
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
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
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厯事漢魏階
緣際會爲國効節繼世官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
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
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

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
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
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
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
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
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
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
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
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于漢勒名帝籍伏

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
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
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 魏畧曰
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
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立菟將校吏民逆賊孫
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畧州郡遂成羣凶自擅
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
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义手北向稽顙假人
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
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

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造船越
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
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
岸貿遷有無旣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
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子惡春秋所書也
今遼東立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
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于
匱虎兕出于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
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
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

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
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
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
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
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
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
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
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
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將咸忿
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爲天

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
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
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
効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
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
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
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
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

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
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船
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
罪釁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
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
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
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
咨領餘眾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
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
先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

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
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克邊城別遣將韓
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
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
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
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
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
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
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
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

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
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
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
賊權汙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
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
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
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
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慙
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
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

播毒螫必恐長虵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
郡與相接近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
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
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
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
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
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
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
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
恩猶垂三省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

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
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疇昔至此變故餘
怖踊躍未敢使寔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
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
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
自招譴怒分當卽戮爲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
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効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
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
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
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

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
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
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
矣臣之懷懷念効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
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
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

一本如作眾

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
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

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驪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効冠族子孫少好學

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曾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陳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淵計

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邱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于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詐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

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鴛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愬冤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

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
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
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
則郡早爲邱墟而民係于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
不朽度旣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
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
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
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
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

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
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
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
德音臣庶小太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
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
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
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
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
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
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

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
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
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
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
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
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
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有養之厚
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
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
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

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
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
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
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尙
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
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
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于人類吏民昧死挫
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
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

收幽州刺史馮煥立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
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
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
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
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
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
所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
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耨伐薪制
梃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
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

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
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騫
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
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
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
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
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
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
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
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

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闖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平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士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

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于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

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
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
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
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
衍等恐襄平無守夜禿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
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
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
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
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

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
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禿大兵急擊之當流
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
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立菟悉平初淵家數有
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
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
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
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
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

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寢廣常山趙郡中山

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蝮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

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
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 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
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
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
助瓚與紹戰爲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
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
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
之會孫林與趙王倫爲亂未及周年位至尙書令

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
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閒伺
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
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
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飢餓
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
祖南征軍涇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
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
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驍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

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于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

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
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
各領部眾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
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
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
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
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
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
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

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
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
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
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
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
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
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
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于治
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

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臣松之謂張脩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

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
暉等在兵後語情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
散忝猶不信之情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
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
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
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
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
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
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 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
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忝巴中

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謏曰不可魯已
降留使旣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懸軍深入以
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
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
角會眾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
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
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
國家而意未達今之忝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
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

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

臣松之以爲張魯雖有善心要爲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爲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于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于死戰之

士則民利于有亂俗競于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 魏略曰黃初中增圍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 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纘圍孫也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爲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爲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爲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

關夢得一神人卽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爲將軍遣
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
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
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
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
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
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
陳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

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
焉

魏書八

三國志八

魏書九

三國志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
 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
 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
 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
 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
 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
 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愍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愍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愍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

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愍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愍俱爲將軍軍中號愍爲盲夏侯愍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于地

復領陳畱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愍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愍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愍都

督二十六軍畱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呂布係關羽之訛軍于摩陂召愔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愔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愔固請乃拜為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愔大將軍數月薨愔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愔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愔邑千戶賜愔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愔弟廉及子楸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楸卽清河公主也楸歷位侍中尙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

魏略曰楸字子林愔中子也文帝少與楸親及卽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楸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為尙書楸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

三國志 魏書九
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楸帝
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
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于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
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
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
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愔之孫
也嗣絕詔曰愔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
猶或悼之況朕受禪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

擇愔近屬劭封之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
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
聚徒眾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
卓于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
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愔聞其
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
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
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

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
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
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
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
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畱使都督諸軍鎮漢中
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
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
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
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愔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
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
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畱潁川太守
及與袁紹戰于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
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
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
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

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
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
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
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
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
征韓遂等戰于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氏與太祖
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
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眾
圍遂超餘黨梁興于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

圍涼州刺史韋康于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
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
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
超使出擊敘于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
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
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
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
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
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
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

三國志 魏書 卷九
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
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
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
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畱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
離攻燒羌屯斬獲甚眾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
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陳諸將見遂眾惡之欲結營作
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
弊不可久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
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眾降
轉擊高平屠各皆散秃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

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
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
巳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
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
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
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
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
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巳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
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
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畱淵守漢中卽拜

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尙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

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詔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立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

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立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
奔蜀南趨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
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
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
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
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
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
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
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
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
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
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敍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
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
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

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曰稱字叔權
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
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眾莫敢逆淵陰奇之
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
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
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
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
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之
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

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
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
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
遂沒陳中

衡薨子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
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
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

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
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
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
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
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
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
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
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
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
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

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
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
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
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
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
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
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
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
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

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造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

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

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諡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卽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

年薨諡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 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

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卽位追諡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

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尙書令任洪為蘄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

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
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
人東到丹楊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
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
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
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
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
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表別將於舞陽陰
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
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

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
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
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
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
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
洪必以真爲讚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
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
釋之猶尙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
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

三國志 魏書
賁于時譙令平洪賁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賁
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賁絹百匹洪
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
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
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
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
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
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
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缺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

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
薨諡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
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
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
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
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
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

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厯陽休

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卽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意屯皖休擊

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
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
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
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
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
諡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
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

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
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
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
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
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向吳戰敗
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
爲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

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
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
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
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
太祖興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
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
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
豹騎討靈邱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
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

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蜀
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
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
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
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
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
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
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卽
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

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

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眞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眞邑二百戶封眞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尙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義爲表曰臣亡父眞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

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
閣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
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
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
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
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
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
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
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
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

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
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
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
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
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
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
宜爲大司馬旣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尙勲
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
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
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

三國志 魏書九
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
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
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

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
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
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
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
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
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

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
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
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
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
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牽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
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

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立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嘆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尙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旣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

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義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特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脣勝愍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尙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

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
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
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
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
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
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
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
言當還爲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
知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

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
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
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
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
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
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

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

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畱以稽車駕敢有稽畱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趨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

于寶晉記曰爽畱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衛 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尙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尙

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

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 魏氏春秋曰爽旣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卽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踉蹌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卽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于京師明帝時爲尙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

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尙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 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

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貲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腳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

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
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
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
崩爽輔政乃拔謚爲散騎常侍遂轉尙書謚爲人
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
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
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
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
不可當一狗憑獸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獸者
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尤甚也奏

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
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
之 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
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
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郎子尙公
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豪時
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
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是
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
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

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
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尙書遷司隸校尉素
與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
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
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
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
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
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
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
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

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
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立
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立亦宿與勝厚駱谷之
役議從勝出山是司馬宣王不悅于勝累遷滎陽
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
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
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
及之官而敗也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
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
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尙書遷征虜將軍

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兖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爲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

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

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于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於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于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

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于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碗致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變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尙

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于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闔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畱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尙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爲芝銘

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紇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眞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眞後

于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眞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于宮省又尙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

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晏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尙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

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立何晏等名盛于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

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于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宣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

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室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艸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

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尙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尙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爲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尙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尙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尙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尙奏劉備別軍

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

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旣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立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

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

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

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

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

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敝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壅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

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

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
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
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
之化下猶風之靡^草艸樸素之教興于^於本朝則彌侈之
心自消于^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
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
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
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
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
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

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立又書曰漢文雖身
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
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
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
本若制定于^於上則化行于^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畱殷
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
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
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立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
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

蔣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立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立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立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立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立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立輔政豐旣內握權柄子尙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

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立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散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立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立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

列侯給事中尙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
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
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
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有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
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
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尙公主父子在機近大
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
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
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
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

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
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
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
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
時若不信聽便當刼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
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
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
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
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 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

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于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尙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尙公主豐雖外辭之

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厯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于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于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

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厯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尙公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 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 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

荀廩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立緝鑠散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立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立立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

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立立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立立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立立不受孫盛雜語曰立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立立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立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

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立緝故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尙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立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立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 魏氏

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立欲與之俱立曰吾豈苟存自容于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立曰無復憂矣立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止不吾容也立嘗

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于世立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立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立以爲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立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立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尙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

戶以奉尙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立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立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尙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于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尙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

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尙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怱怱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

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欵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

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

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于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

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爲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 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尙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于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

以家財收葬焉 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尙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爲晉吏部尙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愷淵仁洪休尙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于時左右勲業咸有劾勞爽德薄

三國志 魏書 卷第九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諸夏侯曹傳卷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壬戌六月十四日校

魏書九

三國志九